



柔弱与柔韧

张抗抗



小说家散文丛书



小说家散文丛书

张抗抗

柔弱与柔韧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柔弱与柔韧

张抗抗 著

责任编辑：邓映如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160,000 印数：12,001—18,000

简易精装： ISBN7-5404-1550-9
I·1233 定价：11.5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更换

(厂址：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410004)

小序

这是一本关于女人的书。

我虽然很少写那些被人称为“女性题材”的小说，但作为一个生活中的女人，对于女性与社会、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家庭，以及女性与自身的关系，仍时时萦怀于心。困惑与舒解之余，便有许多话想说。

这本集子里所收的文章，是我近年来陆陆续续写下的，有关女性话题的散文、随笔。也记述了一些颇具个性特色、令人难忘的女性人物；还包括一部分作者本人对生命、情爱、婚姻、家庭的体验。

女人落在纸上的的话语，写给自己也写给女人和男人。愿男人因此对女人有更深切的理解，女人对女人有更坦诚的自省；少女依然憧憬纯真；年轻女子的妩媚中，更多几分精神的光采；中年女人对未来充满自信；年长的女人，宁静中盈溢着永远的爱心……

如果读者能从中得到些许慰藉和启示，女人会听见那些来自心灵的回声。

张抗抗

目 录

柔弱与柔韧.....	(1)
女人的极地.....	(3)
女人为什么不快乐.....	(7)
女人洗脸.....	(12)
女人说话.....	(16)
女人和“榆钱”.....	(22)
女人会不会穿衣服.....	(26)
如今谁甩谁.....	(30)
女人的障碍.....	(34)
金丝雀.....	(38)
有了勇气之后.....	(41)
上帝是自己.....	(44)
请不要问我们的年龄.....	(48)
忌“妒”.....	(52)
性骚扰与性引诱.....	(56)
“红罂粟”题解.....	(60)
星星相映.....	(64)
女神的眼睛.....	(67)
陪审.....	(71)
以思想悦己.....	(74)
文也芳菲、画也芳菲.....	(77)
你对命运说：“不！”.....	(80)

我们需要两个世界	(92)
家里的平等	(98)
家教的“悖论”	(100)
“家文化”之蝉蜕	(104)
有生肖图案的碗	(108)
玛姬达的午睡问题	(113)
地球、女人	(119)
为谁风露立中宵	(135)
贝纳城的女市长	(139)
阿真与足球	(143)
同情的误区	(147)
北方的仙人掌	(156)
玛丽的天使	(164)
阿丽丝	(183)
亚斯明卡	(197)
女孩	(205)
窗前的树	(213)
故乡在远方	(217)
我的节日	(221)
鲜木耳、野韭菜花、梧桐籽	(231)
封阳台	(235)
只有香如故	(238)
鹦鹉流浪汉	(245)

柔弱与柔韧

“柔弱”曾是女人的代词。从语词的读音、象形到词意，都传达出千百年来男权文化之下女人的特性。

柔弱与彪悍对应，可以给男人极大的满足和丰富的联想。柔弱是娇媚是窈窕是纯情是温顺，小鸟般依人，使男子顿生怜香惜玉之心。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对于那一个“柔”字，恐怕都没有异议。

可是“弱”字呢？一个柔再加一个弱，气息奄奄的样子，真够古典的。

再去大街上走一趟，如今哪里还能找到又柔又弱的女子哩。

即便在偏僻的农村山区，仍被封建陋习和夫权统治着压迫着的劳动妇女，常年上山下田，辛苦劳作，想要柔弱，怕也是柔弱不起来的。

对柔弱很有了些疑问，又由质疑而思绪纷乱了。

眼前飘过北大荒夏季的原野上，绿色的草丛中，一大片一大片蔓延开去的白罂粟花。那花瓣极轻盈的，丝绸一般润泽柔顺，像千万只飞舞着的白蝴蝶，煽起草甸深处薄

淡的水气。野罂粟长茎无叶，茎上有短细的小刺儿，托着顶端上一朵粉团似的花蕊，在轻风中颌首颤动。

摇曳着的罂粟花，很像女人的白纱裙，柔顺而温馨。

然而，罂粟却不是柔弱的。

风很大的时候，常常有暴雨和雷电袭过，罂粟细长的花茎也轻易不折。

那花朵总是挺拔地招摇着，昂扬着，像水边一只只单腿伫立的白鹤。

她酣畅地活过自己的季节后，雪白的羽毛四散飘零，任凭秋风将她吹落它乡。

那一粒粒轻微而细小的种子，沉静而安谧地蛰伏于严寒与冰雪之下，不动声色地吮吸着温热的地气，酝酿着来年的辉煌。

春雨归来之时，星星似烂漫的小花，重又唤醒了覆盖了整个草原。

那是柔韧而美丽的罂粟。白罂粟、黄罂粟。

当然还有红罂粟。

今天的女人柔而不弱。

如是女人甘愿持久地将自己滞于弱者的位置，那么男人们自然永远地居高临下，嘴上将女人当作濒危动物保护，而眉间却露出施舍与恩赐的快感，在心底，则计算着扶贫助弱应得的回报，决不是无偿无息贷款。

柔者必韧，刚者，却脆而易折；女人的秘诀和奥妙恰恰在于柔韧。天长日久，终能水滴石穿，以柔克刚。

女人的极地

两性世界，无论怎样纠缠着冲突着痛苦着欢乐着，终究是伴生于同一个世界里，犹如拥有两颗心脏的连体人，彼此无奈地相互依存，却又时时同体异梦。

当一个貌似完整的世界，实际上早已被分割成或微缩成无数个极小极小的两性世界时，那个世界便营造了自己的南极和北极。

极地迢迢，是心的距离。在心造的藩篱中，两极的男人和女人邀请对方入侵的标准，却有许多绝对而微妙的区别。

我们静静地低头翻着历史，再冷冷地回头观看四周的男人，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前天昨天和今天的男人们，在选择自己心爱的女人的标准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一个美男子和另一个丑男子、威猛强悍的男人和温文尔雅的男人、白领与蓝领、白人与黑人、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全世界男人择偶的价值观亘古不变——女人的温柔贤淑与年轻美貌，是男人永远的梦想和追求。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或许能发人深思：即使在急风暴雨的大革命时代、在如火如荼的根据地、在枪林弹雨的抗日

战场、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一次次严酷的运动之中，只要有一丝空隙和可能，革命的男人们革命的目光，首先总是落在不一定革命然而却一定美丽的女人身上。

于是，身边拥有一个或多个美貌的女人，早已成为成功男子的标志。即便偶尔有男人忍痛放弃，仅仅只是因为力不从心。再有例外，恐怕是由于财富和权力的特殊需求。如若真有为爱为情为精神生活，娶了丑陋的才女或是巾帼英雄的男人，大概可以算得上是真豪杰真丈夫，令全球的女人刮目。

那个不变的标准，是男人一生中婚变情变、变心变“坏”的“根”。

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男人柳暗花明却又穷途末路。

可是女人，那些美丽的不太美丽的还有很不美丽的女人们呢？

美丽的和不美丽的女人都必须作出选择。尽管她们实际上总是被男人选择，但被选择的最后时刻，被选择的选择依然被迫降临。

常常，女人的一生都迷失在不断变化着或是被修改着的择偶标准中。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摇摆不定的年代，在这片动荡不安的土地——人的价值指数曾无数次剧烈地升降波动。那么如何确定一个男人可视可见可秤可用的价值，就成为一项女人智力测试的难题。选择男人的价值标准关系到女人一生的平安幸福，女人总是习惯于以社会流行的价值标准去拴住一个可托付终身的男人。但是这个不停地拨乱反正的

时期也许过于漫长，女人的标准如同钟摆，被时尚的齿轮咬住，在价值反复的摆幅中，错失了或是贻误了女人的青春。

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工人农民军人党员干部、本人不一定令人满意但出身令人肃然起敬的男人，都已轮流着被女人们选择过一遍了。再后来便轮到恢复了名誉的老右、落实了政策的老九、会讲汉语的老外、出了国门的留学生……男知识分子们曾有几年时间被女人明争暗夺，很是扬眉吐气地风光了一阵。然而风水轮回河东河西，时钟的齿轮突然倒转，一种被称为大款的男人横空出世，半路出击，只几个回合，竟将四下左右钱袋瘪瘪的男人驱逐一空、落荒而逃；大款男人揽尽视线可及处的美丽女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真洋鬼子假洋鬼子大老板二老板小老板只要是老板女人都笑脸相迎，有钱的男人一时天下无敌。

女人的标准如此大规模地起伏浮动，两性世界自然是“史无前例”地躁动与困惑。嫁了与未嫁的女人迅速地调整着自己的价值座标，婚恋的重组与整合，制作了一幅幅前现代与后现代交错重叠的都市风景。

甚至，女人在 1990 年刚刚为理想男人制定的标准，一人 1992 年就过了时。

到了 1995 年，更得整日提心吊胆地盘算着，不知明天的男人是个什么价。

女人真有自己的择偶标准么？

女人的标准跟着流行的社会时尚变幻，所以女人不断地变回来又变回去。

女人的目光喜欢跟着另一些女人的目光走。人若说

好，趋之如鹜；人若说不好，弃之如芥；非得众口一词赞赏，买得才称心。所以“托儿”专找女人。

有时就想，女人莫不是真不及男人？！男人认定美丽的女人，只此一个座标，一生一世地迷恋憧憬。

有时又想，其实女人不断变化着择偶标准，说到底，是因为权衡男人的标准终究只有一个：男人的强大和给予。那标准是很实用的，体现着女人对男人的依靠、依傍和依赖。无论是金钱还是地位，作为弱的女人，必得有所索取。

南极北极，遥遥相对，天之尽、海之涯。然而，两极都是冰天雪地。

假若每个女人都能按自己心中理想男人的标准去选择男人，女人才能走出寒冷的南极圈，在情爱的赤道地带，大声呼唤被困于北极的男人。

女人为什么不快乐

历时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尽管起起伏伏、曲曲折折，毕竟已艰难地走出了千百年封闭的中国城堡，来到了通往大海的路上。

这个日趋开放的时代，似乎在无意中生下了一个副产品。人们只是在事后才憬悟和察觉到这个有趣的现象——自从本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直到80年代，中国妇女才算重新又经历了一回妇女解放。

这一回比上一回，或许更透彻些，波及的幅度、触及的深度，也更引人注目和耐人寻味。

没有发起人、没有旗帜也没有领袖，而是社会体制变革的过程中，一种水涨船高和水到渠成，是女人们发自内心、出自本性之需求的自然表达。

不必在此引述任何例子。每一个女人都是一种事实。

每一个故事都重复着同一个主题：平等和自由。

当那曾经束缚着女人们的种种封建传统、习俗、道德，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逐渐无可奈何地崩塌、消解之时，我发现以往那种种人为的妇女运动，是多么生硬简单和事倍功半。我因此越发相信自己曾经持有的看法：真正

的妇女解放，不可能完全依靠以行政措施提高妇女地位的方式实现；妇女的解放首先取决于“人”的解放，取决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整体变革和进步。

今日中国的许多城市妇女们，忽然就得到了曾经梦寐以求、甚至未曾梦想过的那些生活方式——真正能使女人从昔日的厨房中解放出来的种种方便食品、煤气烤箱微波炉；竭尽女性美丽的高级时装和精美首饰；偶尔奢侈潇洒一回的出租车美容院和卡拉OK；还有家庭计时工和各种清洗修理服务……

如今做女人很轻松很容易了么？

好像并不。女人们似乎依然不快乐。

曾有许多男人抱怨说，如今的女人真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凶悍了。妇女的地位已经“高”到男人高攀不上的地步。不仅是“小姐傍大款”，就连已经结了婚嫁了人的女子，那丈夫若是没本事挣得高薪回家，太太定是整日吊着脸子，左右看不顺眼，不是逼着老公去“下海”弄钱以观后效，就是找茬生事以离婚相挟。再比比人家那有汽车有别墅的董事长总经理什么的，自家男人活活一个“窝囊废”了。男人们因此自惭形秽，呼吁要成立“男联”或“夫联”以便“自卫”。

这一类女人不快乐，是因为丈夫无权无势亦无钱可依赖。如豁出去“挖”一个功成名就的现成靠山，一时也吃不准是否有成功的可能。

那么那些有钱有势的老板大款之妻呢？她们没有这些烦恼，应该是幸福了。

然而她们也并不快乐。

有所得必有所失。钱和享受是用丈夫拼命工作的时间替换，付出的代价是昔日共处的恩爱和陪伴。据说深圳的太太们精神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她们必须时时警惕着企图坐享其成的入侵者，日日防备着丈夫的财产被新来的靓女偷袭，夜夜监控着丈夫婚外情的蛛丝马迹……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总是担心着失去。外面世界对男人的诱惑太多，那时女人觉得财富也许已成为一种负担。

有钱没钱的夫人们，自是各有一本难念的经。

在商品社会里，女子的美貌犹如沙特的石油，是女人愿望达成的天然资源。对于这种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使许多美丽的女人排除了奋斗和自强。于是不具备此种资源的丑女人，面对同样的目标，也许要支付高出几十倍的辛苦——所以在这个时代，丑女人不会快乐。

然而美丽的女子却时时掂量着美丽的价值。她要将自己的美丽，在一个最高的价位上抛出，而生意场却是瞬息万变，价码时起时落，兴许一不留神，那美丽的价值就没有到位；她还须时时维持着和增添自己的美丽，美丽是一种最害怕毁坏和损伤的物质，而且，一旦失去，便不再回来。

看来，美丽的女人，有时比丑陋的女人，更不快乐。

耽于“苦海无边”的婚姻枷锁中的女人不快乐；而离婚独居的女人，虽潇洒却寂寞，似乎也不快乐。

柔弱的女子不快乐，是因为她无法使自己变得柔韧；强悍的女子不快乐，是因为找不到驯服她的对手；善良的女子不快乐，是因为无处安置她的真诚；邪恶的女子不快乐，是因为无限的欲望永远难以使她满足。

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在无私奉献中得到无穷的快乐；突然有一天孩他爹却对她摆摆手说声对不起——原因就是你把自己奉献一空，一个事业如日中天的男子，不再需要一个失去自我的空洞躯壳，既然彼此不再有共同语言就只好拜拜另觅知音了。那快乐原来无根无据，男人一走快乐便从此随他而去。

那么就当一个所谓的“女强人”罢！

是比男人的事业做得更成功更辉煌的那种女强人。是叱咤风云说一不二、决不附庸也不再无私奉献的那种女人。

然而丈夫还是走了。他说他想要一个真正的女人。是那种注重衣着服饰，举止温柔大方，既能出得舞场又能进得厨房的那种女人；是既读书又逛商场、既贤慧又知音，而且出差一回家就从物质到情感全方位补偿家人的那种女人。

终于是有女人做到了如此的全面发展。做成一个炉火纯青的女人。

但这样优秀的女人仍然不快乐。

不快乐是因为她太累了。

快乐之神从一开始诞生，就以闪电的方式存在。它稍纵即逝，来去无踪。任何快乐都是短暂的。而在反复折磨着人们的痛苦之外，长久占领着我们感情空间的，便是那种既不快乐也不痛苦，可以称之为“平淡”的感觉。

女人为什么不快乐？

终其缘由，一种是因为女人对生活的要求太多；另一种是因为生活对女人的要求太多。

当着妇女解放被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潜移默化地实现着的时候，这两种对立的要求，便逐步达成了均衡。利己和利他的均衡，是男女平等的基础。

糟糕的是，这种起码的平等，并没有为女人带来长久的快乐。

更糟糕的是，男人也从不说他们快乐。面对生计的压力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忧心忡忡的男人们，甚至比女人还要不快乐。

或许快乐的永久覆盖，本来就是一种人类的情感乌托邦和情感毁灭么？——一旦我们彻底消除了不快乐，我们便不知快乐为何物了。

或许正是因为男人和女人都不快乐，才会生发出改变世界的愿望？

我们今天究竟怎样做女人？

我们还有没有希望做成一个快乐的女人？

我不知道。

我已放弃了通常所认为的那种快乐女人的概念。我不想尽量把自己弄得幸福。我只希望自己拥有一点精神和灵魂的自由：逃脱所有那些为女人制定的标准（无论是男人为女人制定的，还是女人为女人而制定的），在一个没有疆界的空间里，让自己遵从心灵的旨意，活得顺乎天然。

我不在乎快乐还是不快乐。但我总归不喜欢平淡。